昭代明良錄

卷十一至二十

二

全

ORIENTALIA
CHINESE
V
B927
T83

V 11
B927
H33

昭代明良録卷之十一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葉侍郎傳

吏部左侍郎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敗事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復不共戴天之讐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郕

335015

王正位陞盛都給事中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盛具疏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成都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宣府居庸爲便詔從之既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勑盛往視民用安輯景泰二年上弭災防患十二事又請午朝聽政中書舍人何觀言事切直忤旨　上怒詔發科道看議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宜重罪盛不可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王振之事乎劉球之死人至今以爲恨此諸君所親見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使朝廷有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耶玉以爲然乃稍易數語奏上觀得從輕外調明年朝廷欲修復獨石馬營等八城于謙薦盛可當大任乃授山西參政參贊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都督孫安率兵渡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邊用以裕
居亡何憂去天順二年服闋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時廣西流民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
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於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
不得已乃請益兵進攻賊破其砦八百擒斬數萬人
而還兩廣賊悉平在廣興利革弊殫厥心力舊例廣
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
過廣西市利盛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
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

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焉盛在廣久名譽籍起成
化初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會議舉盛堪入內
閣當是時李賢爲首相貴用事曩或譖盛於賢曰盛
自負能文訾公文不善賢業已銜之至是阻其進轉
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
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
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居有頃
以韓雍代盛勑雍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蓋出自李
賢也盛遂累疏乞休不許賢死召還陞禮部右侍郎
江南水災命往賑全活甚衆轉吏部右侍郎北虜入

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畧盛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　上從之轉左侍郎成化九年卒于官年五十五歲謚文莊

歸有光曰景泰初公在諫垣裨贊爲多逮皇輿旋軫上書請爲南河之避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籌畫邊計卓見遠識而清明直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童時明曰葉公負公輔之望而所遇宰相非休休有容竟至沮抑晚年進用而天奪其壽惜哉

張總制傳

都御史總制閩浙軍事張楷字式之慈谿人鄉舉拜監察御史時刑部獄繫巨盜貝福全者賂獄椽詐死出復爲盜楷劾罷尚書以下十數人風振朝宁江寧夏三造僞章紹謙書牒事覺坐謙楷廢得之乃坐三有葛俊者故指揮陳旺義兒也久背旺去後與妖僧袁旭等爲亂事連旺楷覈其實遂釋旺其他理寃擿姦率類此久之陞陝西按察僉事尋陞副使董屯督賦導水利俱著成績同靖遠伯王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事多采用之正統十二年驛召至京陞僉都

御史巡撫畿甸會蝗起捕之甚力眞定府稍辦奏械其守由是八郡震竦蝗不爲災是年沙縣賊鄧茂七反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皆賊藪先是處州亦以葉宗留聞道路洶洶詔都督劉聚討之監軍者難其人上問楷安在命以飛騎召至立拜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命文武大臣祖餞得用鼓吹導騎出城以示寵異楷即日取道疾馳至閩戒諸軍無得秋毫犯民間師次鉛山聞賊圍將樂急遣將日夜兼往往擊之賊大潰退保陳山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勢亦子也始於有司暴征不能忍乃舒發其怒心宜以

朝廷德意撫之即不伏兵之未晚也副使邵完譽曰日者兵部降招諭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時軍中實無印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獨茂七猶負固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使出攻延平楷乃集諸將授計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岍南京兵伏沙溪南以閩兵孱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先命都指揮雍埜陰置火器船泊溪北灣賊敗走者約五萬人果從溪南奪橋渡船上

火齊發死者以萬計而官兵急追之生擒者七十四人茂七死亂鎗中指揮劉福斬取其首獲船百十四艘先是都督陳韶敗北陣亡論者以爲楷罪朝廷復遣寧陽侯陳懋平江伯陳豫兵部尚書金濂領兵來助討會賊新破餘黨四流遂與懋等分地殲之時楷發延平賊遮後洋道楷以舟師逆之而劉聚兵潛繞賊背夾擊之至前洋俘殺無筭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入邵武取峽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爲九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會日昏即遣卒五百人持二燎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勁弓巨炮分伏觀音山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斧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鬬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二千兵已據其寨盡發其滚木檑石下殪之死者以萬數觀音山遂平忽有報歐寧女將廖氏妖術甚奇附者若魚鱗楷身先率兵擒之械送京凡破寨三十六擒僞引班學士及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降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筭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

兵次金公山楷即倍道進援至則伐竹制鴨兒笆三百五十面人竊笑之而賊用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輒樹笆爲壘戟入即不復出時賊適至楷謂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否必虀粉汝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即部署以待明旦賊果悉衆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陳中乃佯北賊直先攻中營楷傳令馬上射者前薄之賊不能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哨合擊死者又百餘人賊前突者鴨兒笆格之奪其戟賊皆赤手走遂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率散處萬山中各相雄長於是開誠榜

諭下者數萬戶計擒渠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尚書金濂位在楷上而寔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前所諭榜矯印者具進而給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韶事爲言下憲院覆奏適都御史俞仕悅與楷故有郤因黜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史致仕明年陝西用師議用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往事竣遷掌南京院事四年冬進　萬壽表入京以疾卒

童時明曰張大中丞眞振世之英也其平閩浙時率用儒者學從容指麾銷鋩刃於朞月間罔所諱

避而忌者遂媒孽其短落籍爲編萌亦已甚矣豈
豪傑舉事固多負俗之累而人心忮忌不復一顧
天常哉躬冒矢石屢平劇寇功固爛然昭史册也
已

童尚書傳

禮部尚書童軒字士昂其先鄱陽人以籍在欽天監
家所應天登進士第授南京吏科給事中當是時貢
獻方殷每季翠毛魚鮀諸物動以萬計軒抗疏諫止
之直聲大震又陳弭盜安民數事皆切時政成化初
轉兵科左給事中尋進吏科都給事中屢有建白俱
得允行四川盜起蜀中震動軒奉勅往諭撫按方議
用兵軒曰軒奉朝命來招安未言擒勦也赤子無知
誤犯天條忍驅萬姓於鋒鏑之下耶於是單騎入其
巢穴開誠化導群盜相顧感泣羅拜請死軒慰諭之
至再罔不率俾三原王公恕曰童公不役一兵不費
斗糧而四境寧謐厥功大矣　上降勅獎諭錫以金
幣陞尚寶司卿改太常寺尋進禮部右侍郎掌欽天
監事軒故習天文閑於度數凡律曆纏次無不精曉
一星失次輒以上聞考選天文生無使冗食監中事
例整刷一新弘治五年改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當是

時承平日久軍政廢弛言官論列各衛所遂行勾補不論故絕蔓延親族天下騷動軒疏奏請勅各衛所凡逃軍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部議從之著爲令陞禮部尚書仍掌欽天監事兼理部務凡掌監一十三年致仕卒於家贈太子少保卒之日家無餘貲南都公卿賻治其喪

童時明曰士昂大宗伯起家天文生而以明經成進士直聲著於諫垣厚德見於平蜀乃登八座列孤卿而清修之操終始一節且通敏有識豁達不羈善談論自天文以至星度著爲程書至今言天文家守之若尺一幾與璿璣玉衡等可謂出類名臣矣

陸尚書傳

刑部尚書陸瑜字廷玉蘄縣人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涖事精勤詳讞明允能聲籍籍慮囚淮揚諸郡多所平反廬州有梓人營作巨室以私啣主人故爲幻技置屋梁間主覺之執訟於官坐魘魅罪瑜按其牘謂造厭魅符書呪咀者以謀殺論豈幻術例乎乃坐匠以他比及釋諸郡繫囚三百餘人從末減者以十百數復命陞郎中丁外艱服闋補原任先後在

部十八年虔事慎法無毫髮星吏議陞山東右布政使適齊魯大祲貪民相率閧取富人粟監司坐刼盜罪論死瑜曰民苦饑取粟延殘喘以免道殣耳即道殣倖免而復殺之乎竟從輕議已轉左布政使李賢嘗薦於　上天順二年刑部尚書缺會推屢上不獲俞旨　上密諭李賢非瑜不可者遂下詔徵拜赴任陛謝　上語左右曰刑部職司民命迺今得人矣掌部事凡十五年明於法比練習國家典故屢辨滯獄人以爲不寃時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奏指揮李斌不執事下達鞫之達鍛鍊以逆狀具獄會廷議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瑜所執者祖宗之法奈何枉人至族耶達譖瑜私出反者罪上不聽止誅斌已而達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爲無罪然視紀綱焉順則有閒矣達卒得不死曹欽之異謀也變起倉卒昏夜被執既而辨其爲瑜也曰是素平恕不宜加害遂釋之欽被擒武夫有希功者執欽佃人數百輩爲逆黨瑜曰欽謀倉猝諸佃相去或數百里安得一旦與謀乎竟得不坐瑜用法寛厚類如此致仕歸闔門養重十有七年卒謚康僖斬人又有陳濂者字德清

進士初任南京刑部主事明習文法一如素官有鎮海戍卒故亡賴誣衛指揮以下數十輩不法事同獄者又代爲僞帖以質其姦株累逮繫乃以屬濂遂得其情法僞帖者而釋其餘譽益用起陞廣東按察司僉事轉副使巡視海道海故盜藪而圍山盜勢猖獗濂出奇應變日夜露禱誓不與賊俱生親冒矢石相擊殺俘馘無筭尋陞都御史巡撫廣東廣人益欣戴頌聲大作已奉命總督漕運裁諸豪以法善良獲所已巡撫河南未幾又巡撫北直隸紫荊諸要害亡何上以漕運事重還濂原任至淮以疾卒與諭祭名

童時明曰陸康僖治獄平恕得矜恤之體而其論張天師又禀乎斧鉞毫不假借眞寶猛得宜者耶陳中丞始治刑曹有康僖之風皆聖官模范也陸公論天師案以類附釋道贅語中茲不具

原尚書傳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山西陽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任副都右都改戶部侍郎成化六年奉勑往河南巡視至鎮疏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益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益取此而補

彼也柰何奸徒陰結王府官校槩視爲園場屯地投
獻徼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牧籽粒民不聊生請
自今有犯者不論軍民舍餘俱謫戍其王府官亦不
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庶奸猾有警
而民無横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
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鹻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
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
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
科例致令奸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民迫於勢傾家
賠納請如舊例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
免賠償之患矣　上從之明年加兼都御史巡視江
西平定寇盜成化十年召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十
二年二月奉命經畧鄖陽撫定流民先是陝西至荆
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
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
萬都御史項忠作令逐之祭酒周洪謨聞之歎息乃
著流民說大畧謂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
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
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
雍遂併於襄陽垂於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

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報可命傑往涖其事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覆議以爲不可詔令傑會官審處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南西接荆襄東連鳳臺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刼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南陽守備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至縣馬頭山使便於巡邏傑復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爲民傑於是大會河南湖陝三省撫

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隕陽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以爲鄖陽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好德也曩脅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府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荊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始得所焉傑又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乃薦御史吳道宏才能於是擢道宏爲大理寺少卿撫治三省八府郡縣詔陞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召還院左都御史王鉞忌其來密通內閣劉珝沮之乃改傑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

有一歲

朱錦曰原公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卓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消默定其功蓋不可揜云

童時明曰人亦有言御得其道徂詐可作使其原中丞處流民之謂乎而土地闢田野治民安則國安矣大臣之善撫綏者孰過於是

王尚書傳

吏部尚書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授大理寺副多辨寃獄陞揚州知府有惠政歲荒發廩不待報揚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擢江西右布政亡何遷左河南安輯流寓解散盜賊皆有遺愛成化初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獲渠魁餘悉釋放歸農時襄陽盜起劉千斤等作亂恕內艱起復會總兵朱永討平之流民復業四年巡撫河南關西賑災均賦獎廉抑貪上疏言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遭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乞去奢崇儉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事下

該部議行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總理河道疏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楊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年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乃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或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　上覽疏命遣使往山東祭告嶽瀆之神轉恕戶部侍郎未幾詔改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其黨郭英求賂安南勾引外夷窺邊人言洶洶故朝議共推恕往撫其地恕至即捕英誅之上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有甚焉中官錢能宜按以法不報居亡何能復令指揮熊誌將黃袱苦蓋黃鸚哥一隻送恕進貢恕上言臣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卻貢獻今錢能復令進貢臣聞漢時鼠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於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却人心稍安若容進此弊端復開伏望痛抑錢能仍通行各處玩好物料一切禁止天下幸甚疏上降詔免貢恕在雲南凡九閱月疏二十上直聲震天下詔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未幾改南京都察院參贊軍務尋陞南京兵部尚書在部考選官屬不

受請托爲同事者所忌尋復以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等處時應天寧太等處災傷恕上疏曰臣
自奉命巡撫節該所屬府州申奏各部勘合派買各
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
萬計在官錢糧刮剥殆盡見年里甲出辦不起因而
逃移民情寔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
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凡此之類固有不可缺
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所可缺者且如糧餉軍需紵
絲之類將以養軍馬備宿衛給賞四夷使臣不可缺
者也綵裝奇巧花樣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半年以
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賞賜臣下以酬
其勞使之感恩思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者
必以爲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不以爲罕且
又傷財古之明主一嚬一笑猶且愛惜敝袴猶且藏
之以待有功況此物乎此可減省者也至於禽鳥花
木等數年之間進之者不知其數一經重瞳之後料
必置之他所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
旰食憂勞黎元必不以此爲意然嘗有罷進貢之旨
矣而進貢者未見斥去是以不知陛下之意競尋奇
異之物不遠千里進至闕廷以爲孝順殊不知此物

非勞民傷財則不可得得之無益於時無補於治此可缺者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俾得其所彼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珠玉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廢政事失天下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心而爲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寢罷凡百冗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如蒙乞勅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地方災傷除豁夏稅仍望陛下崇尚恭儉今後上用并宮中所用及賞賜諸王龍鳳等項花樣衣服合無只着兩京內織造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合無照依原價行移各該司府織造局織造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取回禽鳥花木等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息肩感戴聖德寔爲社稷之福臣叨

爲具臣愚不知止因言災傷而肩昧及此罪該萬死
惟聖明裁之宥其罪而賜之歸田幸甚不報又太監
王敬往江南等處爲害恕上疏曰臣始以爲朝廷軫
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
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
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
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
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
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臣奉勅提督賑濟近來雖
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爲賑卹荒
饑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
聖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而無疆國祚可以與
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
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駭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
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
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宜
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
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
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
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詘

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智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强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又令太監傳旨着落府縣拘集常州民段銓家小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恕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用多聞强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博若帝王惟在知要能知其要自足以該博矣夫經各有要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

讀詩亦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無不敬而已若能毋不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民而爲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編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于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二三策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書而觀之乎大抵帝王之學非徒誦說文字講解訓詁而已要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建中建極爲百官之程式俾萬世之乂安可也且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堯也惡衣菲食禹也今日崇高富貴固難師法乎堯禹亦不可不

以堯禹之心爲心而樽節之卽今日之堯禹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政卽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之政卽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聖學之急務也孟子謂左右至于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左右至于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謂左右至于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今日之用刑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刑必及于無辜矣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可不如此不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言之然而不言者恐無益于事徒自失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非不知此第以菲才備位六卿受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恩德且非疇昔之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欲陛下爲堯舜之君也欲陛下左右之人爲堯舜之臣也欲天下蒼生爲堯

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之人思慕陛下如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言爲迂留神深思專意于二帝三王之學是法是行而不爲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才也其用刑也必如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泰和之治不見效于今日聖德仁聲不傳播于無窮臣則甘受妄言之罪不報恕遂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時書坊刊行大明會定律恕奏　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大明律令名會定不知出于何時何人之手乞勅法司訂証詔毀其板居久之王敬及妖人王臣以採補爲名所至縱暴恕數其罪惡列疏奏上且言左道邪術虧損國體大失人心伏望留意于難保之天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奏上詔王敬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洶洶常州知府孫仁爲敬誣奏被逮恕奏釋之改恕南京兵部還理部事加太子少保參贊機務時建永昌寺下林俊張黼詔獄恕上疏畧曰邇聞林俊陳言過直冒于天威張黼爲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寔爲天下國家慮耳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彷彿萬一然而京師

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縣亦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于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俊言之人皆知俊之是而不言獨黼言之今悉置之于法人皆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得知乞復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固天命可保疏入留中先是俊得罪太監懷恩諷兵部余子俊論救子俊謝不敢至是見恕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恕在南京遇事輒奏四方災異必以上聞言甚切直二十二年星變有旨禁革傳奉事例恕上將順上意匡輔時政疏大畧謂近有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并文武官奏討蟒衣自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爲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爲之不足豪右兼并而小民爲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爲之無別僭踰日肆而禮法爲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爲之不行人皆知此數者之爲

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今皇上有此禁約蓋皇天眷佑國家將隆萬世無疆之休故啓宸衷而爲之伏望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乞傳與各衙門知道今後倘有故違勑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令參奏其奉特旨批出傳奉者亦要執奏不可失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臣非欲矯情沽名但欲成皇上之美政爲恃寵者弭後患耳疏上宦戚滋不悅頃之南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就于疏尾批王恕年老亦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奏言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今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以爲近古社稷臣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逾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召還以竟其用不聽謫純思明府推官既而　孝宗即位進士鄒智疏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先是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　孝宗召還又以恕剛直忠正力言于上遂召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科道交章薦恕入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

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察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眞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奏章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當是時鄒智與湯鼐吉人等俱以言事獲譴舉朝莫敢言者恕獨上疏力救俱得輕謫智等另有傳弘治之初萬安劉吉以先朝舊臣柄國顓政言官論劾刺刺不休又論者薦舉大臣輒以恕爲首由是吉與恕內外多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恕憤抑累疏求退且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人皆知恕爲吉所嫉妬而畏其威權不敢言惟懷恩在上左右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焉既而安吉皆以不容于公論相繼罷黜去恕益以國家爲己任抑奔競杜請託仕路爲之一淸會有災傷奏開納粟例者恕奏言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開有納銀納糧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錢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小遇災傷

守土官輙便奏聞前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塗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又況納粟人等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俸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況其所納財物不過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永不許奏開詔從之又疏禁復傳陞官事例論救秦紘起用居亡何丘濬以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入閣內宴會坐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宗伯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濬遂嗾文泰詐奏恕變亂選法濬從中主之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遂致仕家居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正德初薦起不出正德三年卒夏四月也年八十四歲贈太師謚端毅子承祐進士戶部尚書廉潔端愼有父風

鄭曉曰公仕宦四十餘年諫疏百餘上皆忠直懇切憂民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民如鄭子產晚年理會著述可謂老而彌篤者

李夢陽曰三原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

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劒必殛見者畏聞者懾死生富貴曾足動之哉

雷禮曰王太宰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年七十八致仕又逾六年而終臨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已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等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嘗聞清津薛文清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感召者固如是夫

童時明曰余聞之耿公裕爲大宗伯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住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冢宰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王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驢毫不干涉有司公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市中所見二人小轎其母嘗發銀二兩命家人託雲南張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令公知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黃左都傳

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高皇帝掌太常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以故
紱爲平越諸生中雲南鄉試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授
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廉正剛直遇事飈發即重忤
時貴不恤也必欲行已意而後已人或笑黃郎中呆
紱正色抗言不爲少沮然亦竟以是得名一時貴介
尊倨咸謂黃郎中不可犯云有譚千戶者大猾任俠
結驩顯者嘗奪民蘆塲萬畝顯者業與譚千戶酒飲
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紱竟坐法直之蘆塲歸民
陞四川叅議轉叅政歷左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初爲
叅議督松茂軍餉劾治將領侵冒擒諸倚勢豪肆邊
上者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紱曰即
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治駐札沐浴而禱
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紱密訪州西四十
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乃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
縛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牒令塗
醋堊額上晒洗之隱布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
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
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負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
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

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綏竟按如法
綏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
吏聞風解綬去右使時奏閉建昌礦吏民不擾左
使湖廣妖僧繼曉倚國寵勢焰熏灼人忽至廣綏曰
繼曉以妖術事人主故不離　上左右久爲國蠹今
且得罪避出名掃墓寔逃逸若縱之去惡竄匿終難
得賊朝廷追求誰任其咎即不然吾留之俟釁而發
爲國除害死所甘心乃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
母令得出入俄事敗械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
遼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人人稱快出行道

望見川中飲馬婦片衣遮下體大慙俯首歎息曰我
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乎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
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若延綏特甚大臣巡撫者
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朴至
死無怨言聞黃都堂慙歎軍中人人感激泣下願出
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虜亦不至俄有詔毀庵寺綏
令汰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比綏至軍營
營中歡呼其聲如雷及去延綏有携子女拜道傍泣
送者數十里不絕已爲尚書戶部益不屑顧忌威稜
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老奸巨猾毋得上下其

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坐臺諸道肅然天下仰望風采居亡何紱自念戇直崖異忤人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卒于家

童時明曰黃公以武德爲愉快能勝其任似古酷吏乃惠愛延緩軍人也又若循良然豈非寬猛適宜者哉總憲內臺棄如脫屣見幾而作公之謂矣

秦尚書傳

戶部尚書秦紘字世纓單縣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驛丞改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幾得罪百姓訴冤得釋陞知秦州成化初西安府歷陞陝西參政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改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恣橫紘悉擒治之不少貸王訐奏紘欺凌親王 上怒逮紘詔獄籍其家止黃絹一疋故衣數件而已奏聞 上親閱所籍物嘉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鎮所過他巡撫奔走服役迎送惟謹紘獨與抗不爲禮客疏論直罪過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弘治三年陞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破賊岑欽等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賊及瀧水後山賊明年

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褫爵景援他事誣紘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紘至京即訊官校至紘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畧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恤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于是就繫而去及至科道交章論救王恕極言紘廉直忠信內批至南京

戶部尚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召紘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明年總制三邊軍務時甘肅諸路備禦官軍以連年資乏告乞休息鎮守武安侯鄭不可以爲患猶在套紘曰草枯馬瘠虜必不至既而果不至所省芻餉殆不可計又推演古法製兵車造火器已又修預望城修石峽口修雙峯臺三城又于金佛硤海子口七堡甃石爲垣裹鐵爲門皆以絕虜道衛居民焉已又命三邊與其腹裏各修城堡計三百七十餘里前是固原之地城市烟火甚稀而貧紘乃奏移批驗所鹽物于此自是商賈雲集物貨流通

人利貿易官省經費再修孔廟廣學宮詩書之化人才彬彬云明年詔加太子少保召還部尋致仕歸卒于家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

薛應旂曰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

張文敘曰公首爲臺臣即劾中官挫矣既爲巡撫痛抑橫璫又挫矣權倖如汪直與之抗禮握兵如柳景竟奪其爵又連挫矣豈薑桂之性老而愈辛耶

童時明曰秦襄毅之剛直倘所謂水百折而必東非耶斯眞剛者哉傳云惟無慾乃能剛位至開府而黃絹故衣之籍不謂之無慾吾不信也斯其所以剛也已

馬尚書傳

吏部尚書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重名節勵廉隅介特不尚華腴至臨利害值事變則屹然難動天順初歷官福建按察使成化初陞大理卿四年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討平滿四上時政十五事撫綏新附給衣糧農具建

言陝西三邊最爲要害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該部議格不行明年上禦邊三策命節制三邊八年虜寇平凉文升率兵進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未幾復寇韋州至于固原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以其嶺曰得勝坡十三年陞兵部侍郎出總遼東軍務至五花營以八陣圖訓士繕城堡利甲兵虜人覘知有備不敢發又上禦邊十五事先是遼陽廣寧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文升奏造大船千數橫列河中以爲浮橋東西聲勢相援又言武職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益以事發止于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不知儆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依律擬罪詔從之文升尋還京旣而建州三衛夷人叛勅文升往撫夷得便宜行事文升設法招安夷

人感激效順先是太監汪直黨人百戶王英謀往遼東幹功會勑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招安功垂成英復囑直往而佐之欲因以是爲巳功直遂奏請巡邊至遼東直勢焰熏灼所至如駕巡撫陳鉞戎裘遠迓文升獨與抗禮不少屈奴視其左右直不能堪誣奏文升專擅執下錦衣獄指揮吳綬承直意指附會成獄法司不敢違遂謫戍四川重慶衛王英竟冒功陞千戶遼東事日非居數年直敗王英吳綬俱獲罪遼人思文升乃復起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戢科害人無敢犯文升三至遼東皆樹奇勛東人至今思之明年陞右都御史督漕淮上兼撫江北未幾陞兵部尚書奏令各邊軍馬數目歲一奏報又條上禦虜方畧居久之兵政肅清當是時李孜省以贓吏夤緣得寵出入宮禁憚文升不敢爲非旨從中出調文升南京兵部弘治初孜省以罪伏誅召文升左都御使入掌院事疏奏振肅風紀裨益治道凡十五條一選賢能以任風憲令院司舉知縣政績昭著與行人博士兼選不公者連坐舉主以禁擄拾以戒贓官凡官吏犯贓虛詞擄拾問官者仍依原擬發口外及邊衛若問官違法明白參奏一擇人材以典刑獄凡按察

司缺員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推官于法司辦事進士及强年舉監除授一責成效以革奸弊督察守巡官徧歷所屬州縣地方凡屬官貪廉剔弊蠹歲終類奏一申命令以修厥務勅各處總兵巡撫官及時備修邊務整飭士馬一逐術士以防扇惑嚴禁左道邪術之人不許熒惑百姓一簡守令以固邦本舉監年力精强堪任州縣者與進士兼用及兩司府正尤宜慎選一嚴考核以示勸懲令部堂覈實屬官行能本院據以甄別賢否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嚴天下官員科罰害人之禁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勅戶部查覈歲收歲支之數應計處者具奏定奪一恤土人以防後患勅戶兵二部按季給發達官折色俸糧其保定等處洪武永樂間安置土達土地不足者或撥空閒田地耕種或立屯長統屬或令在官操練務令得所以防後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勅禮部毋給僧道額外度牒并禁各處私創寺院菴觀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勅禮部行光祿寺凡夷貢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食加意點視毋致苟簡一節財用以蘇民困查內府自國初至今所用之物及工價銀兩取自宸斷量減數目以爲定例一足兵戎以禦外侮行都布二司督

造審勘過軍冊照南北送部備照其京營見操軍馬務足團營原額及南京一體清查各務加意操練以收成功疏入　上嘉納之下所司覆議施行是年夏四月　上耕籍田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　上即令斥去亡何又疏請正心謹始以隆繼述明年改兵部尚書進少傅加太子太傅京師大雨上疏言時政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文升奏叅守衛因言野獸不宜入城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請兵文升言諭安南貢使還占城地境解不用兵四年內艱起復建州酋伏當加叛繫至京獄久不決文升出數語斷獄寧之南海七年議絕土魯番先是哈密忠順王者爲土魯番虜去王母金印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故土魯番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升言哈密國三種共居時肆侵凌至難守絕之便未幾　上以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綏謙往經畧捕阿黑麻使者二十餘人戍廣西亡何阿黑麻令牙蘭據哈密城報聞文升薦許進爲巡撫與總兵劉寧統番漢兵入哈密城襲破牙蘭遂絕土魯番土魯番猶擁兵疆上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

虜終不畏乃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當爲朝廷立功班定遠不足多也乃以三千騎授翥由捷徑兼程襲之斬首六十獲牛羊三千土魯番遁去西域自是知畏中國八年陝西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時張敷華爲巡撫朝議且用兵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舉朝以爲文升知人云敷華自有傳九年上疏請飭武備是年吏部缺尚書以部次年勞輿望論之當屬文升乃屠滽以左都得之滽既得吏部當班文升之上滽不自安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即預移病不出以左侍郎代滽浙江人歷官久亦有所建明十一年皇太子出閣文升乞擇老成以資啓沃十三年陝西城地震文升上言地道宜靜動則失常考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而未有震于元旦者亦未有裂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罕見伏望祗畏災異修省剋責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濫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羢褐內臣早取回京以甦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疏入 上優詔褒答即便施行既而火篩寇大同

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文升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文升條上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請整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轉吏部尚書在部引用正人一清仕路十五年南京大風雨文升乞思患預防以固根本亡何四川等處災異文升應詔陳言大畧謂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必上下交修各盡其誠使民安養而得遂其生則精神感通天心悅而禎祥屢見民被困苦而不得其所則天心怒而災變頻仍今者各處災異寔由蒼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群小恣其奸蠹而無禁戢之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空虛齋醮頻興買辦日見其逼迫官吏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田地豪勢覇占修造工役士卒疲勞賦役繁重民困財竭嗟怨之氣上干于天亦由臣等苟竊厚祿不能奉宣德意藻鑒人才之所致耳古之人君遇災修省而益隆其業者甚多伏望　皇上思祖宗之位宜保守之念祖宗之民思愛養之法天之剛健而勤以理萬幾體易之節亨而儉以省財用凡臣下奏疏乞斷自宸衷采而施行久而弗渝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息謹開本部合行事宜一裁冗官以省財用言

傳奉陞職之弊一杜奔競以彰國典言考察奏擾之弊一革濫選以通選法言監生納粟之弊十七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初御用太監王端以大婚禮奏請書篆儒士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送本監考校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端慚憤奏文升抗拒科道上疏力辨事乃寢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得允乘傳以歸宦者殊恨文升逆瑾捏旨除名爲民瑾誅復官致仕七年春正月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

薛應旂曰馬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狥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徐至一言而定雖位極人臣名聞華夷而退然不敢自居誠昭代之名卿也

童時明曰余聞馬冢宰家居流賊趙風子攻掠州郡所至屠城至均戒其下銜枚斂戢而過聲言非愛鈞恐驚馬天官馬天官忠臣夫盜賊何所不爲而猶有所顧忌乃奄宦何人哉奸直逆瑾殆寇盜之尤甚者矣

余尚書傳

兵部尚書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濟精敏有吏才兩大家爭

田久不決子俊一言立斷愧服去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區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小鹽飲輙病子俊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蓄子俊出府金責清幹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民饑輙擅發賑成化中歷陝西布政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釐陝西中人有戶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囿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已又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于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

人爲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兇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鑿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工成自是虜寇益稀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之著令十三年入爲兵部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理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居亡何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謂弗及也十八年虜寇大同邊將與戰失利朝議推子俊遂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至鎮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又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年再出宣大虜聞之不敢近塞明年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弘治初召用爲兵部尚書條上防邊事宜一大同宣府兩鎮分守分備等

官每一終歲令撫按遍行覈實如兵政修舉操守無失者奏請旌異其有廢弛者參奏革去至于司總管隊之類亦因其賢否爲之懲勸一遼東各衛軍冊無存以致逃亡日多姦弊百出請于南京後湖稽考洪永間原冊依式各謄一本發各衛收掌照冊查理如原籍戶絕奏與開除其招募軍士務充原額不得虛應故事一薊州關營軍士支糧城中動經旬日一遇有警或致疎虞請令薊州永平所屬稅糧悉輸之邊倉以便支給一舊例大同宣府在城各立分司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把總管軍官一員其旗牌掌于總兵遇有調遣聽其號令故事體歸一成化以來因于大同在城并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調用故宣大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營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遺多是老弱以致有警不能防禦宜令鎮總等官以所分營并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一兵不得擅動仍合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事體不分一大同一鎮以鎮守總兵副總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陳和天城爲東路東南乃宣府洪州城大同左右

衛平虜威遠朔州衛并砰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頭關各有叅將一員分守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官軍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于東調西路與偏頭關合兵應于西寇東路則以東路官軍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宣府遊擊洪州叅將各合兵應于西東策應寇西路則以西路官軍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偏頭關叅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平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于本城或于要害城堡分布邀擊如小小寇盜則大同遊擊與各路叅將各以兵應之洪州隸宣府節制偏頭關非大同所屬請令二路叅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一各邊草湖爲豪右占奪者請退出歸官令軍士採取給馬一肅州甘凉莊蘭州相離爲近如有警請令互相策應不得如寧夏延綏等衛調遣如賊勢重大必用兵者乃如舊例議上詔從之居有頃引疾乞致仕歸尋卒贈太保謚肅敏

薛應旂曰公凝靜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粉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

童時明曰國家需材邊方最急余肅敏之在邊也
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豎即近且小
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
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
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
世使山陝間常得若人也寧憂北虜哉

孔侍郎傳

工部侍郎孔鏞字韶文長洲人其先裔出闕里父孔
友諒進士入翰林出知四川雙流縣事雙流民初未
知學友諒援其秀者親爲講解士習蔚興赴考吏部
上命內閣集天下縣令當考者七十六人試以賦
策援用七人友諒居首分置六科未及選而卒鏞承
家學登景泰甲戌進士知江西都昌縣尋改廣東連
山縣縣久被寇四境榛棘公署亦無鏞招集慰勞始
立縣治教民耕織字戰道路漸通民得安業陞高州
府知府時高州亦新被寇鏞身犯鋒鏑斬賊首五百
級奪還被擄男女四百五十口降其餘黨九千七百
人亡何黠寇鄧公長合衆萬餘屯笋洞洞去府城才
十里城中羸弱不滿千人鏞度不能支乃獨乘一馬
往招之賊視鏞來陳干刃夾道相向鏞下馬徐行抵

其營神色不動至營中南面坐極論禍福一營皆聳聽下拜獨公長嘔強未順鏞乃遍歷各營諭衆降意而歸時已四鼓城中謂鏞必死於賊及歸大驚喜比旦賊降者萬餘人公長知衆散無能爲自縛來歸餘寇悉平鎮臣上其功陞廣東按察副使領勅專守高雷諸郡猺人不敢入境以母憂去任父老立生祠於化州服闋陞廣西按察使歷左布政使未幾陞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故苗藪悍猾有名阿溪者善謀阿剌者善戰二人煽苗爲亂議欲大舉兵鏞得其情先制其爲黨者率壯士掩二人擒之亂遂息特詔召爲工部右侍郎卒於途同時有唐珣者華亭人進士初知合州興學勸農盜賊解散後知福州府時中官汪直用事有尉士假其名脅郡縣珣獨知其僞將執之衆謂不可珣曰有禍吾自當之果得其奸累官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南蠻弗靖直擣巢穴斬獲萬計未久卒於官

童時明曰孔公以先聖後裔忠信自許不顧利害論者謂其無愧古人而身親戰陳屢挫強寇與唐華亭之靖南蠻也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耶

高僉都傳

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高明字上達貴谿人景泰二年進士初拜御史風紀肅然巡按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徙民耕淤地每畝歲收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歲額不改重爲民害議遂止其所申寃理抑議擬獄條多著爲令天順四年劾天下述職官員御史趙明爲疏首寔出高明筆詞頗激烈　上詰主筆者爲誰將擬罪明慨然請獨任不以累諸僚掌憲都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曰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詞雖過激心實無他幸勿以細故爲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陞明按察使　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高明可爲都御史於是遷大理寺丞尋陞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臺囚晝刼獄走衆相顧駭愕莫知爲計明亟馳片紙遍報九門令毋出行者卒收繫無一人得脫成化初調掌南臺南中憲紀稍弛百司多放逸自恣明至振飭紀綱痛斥庶官之貪鄙者一時不變會霪雨上疏極言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消災異上元饑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日還官民賴全活理兩淮鹽課劾清撫按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中官鬻南利鹽辱官校明盡籍爲官揚

州鹽寇起明奉敕剿捕設方畧擒賊九百餘人沿江以寧亡何以父老乞終養有忌之者允其歸成化十四年上杭賊起就家敕明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大破之置永定縣尋疏乞休致仕歸卒於家

童時明曰公之爲御史也劾奏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賄下獄死藉沒而奉敕籍石亨之家蒼頭得免死者百餘人夫此兩人者惡等耳公豈私石哉惡惡止其身使不爲朝廷之害則已不吐不茹其公之謂乎

程尚書傳

南京工部尚書程宗字原伊常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蒞獄公恕不事深覈反覆訊究多得其情尚書何文淵當　英廟復辟畏罪自盡仇家誣陷其子喬新獄久不決宗往讞一訊得白喬新竟爲名臣有傳滿二考陞吉安知府江西俗健訟難治吉安尤甚宗治以精嚴濟之寬厚訟獄率手自裁牒吏從旁以書奸無所用郡人交口誦德外艱歸補知眞定府以病未赴吉安人羣叩闕下願得宗再任時已除宗知武昌府詔不許吉人悵惋而去尋陞四川參政轉陝西布政所至皆有政績擢副都御史

治院事尋以關內多故奉勑巡撫西番滿松諸族屢入寇宗率總兵官直抵洮州及往來慶陽榆林調度兵食邊境帖然亡何內艱家居會木邦孟養爭地相讐殺守臣乞調兵征勦廷議謂荒服險遠用兵非宜亟命威望大臣如宗者往諭招撫爲便　上是之命使賫勑即其家起用右副都馳至雲南時成化十八年也先是木邦酋罕空法潛使人入金齒通於鎮守太監王舉能以師征孟密當以重貨歸舉遂力語之鎮守太監覃平黔國公沐宗巡撫吳誠三人不知舉謀信之宗至與衆議不合宗謂受詔撫夷若用師不利乃與太監總戎賫勑書榜文至金齒過潞江登分水嶺危石巉然蘭蕙皆寄生古木間迤邐下山至龍江驛騰衝諸酋遣頭目郊迎欣躍第言勑使都堂乃天皇帝所命救我者我敢見太監總戎欲殺我以爲功我不敢見於是太監總戎駐騰衝宗進至雪弄驛大酋曩罕弄與罕空法皆遣人來迎業已歸命聽撫有愉細間之復逃歸宗回駐騰衝使人詰其故知有間者明年太監總戎歸滇省而宗獨至南甸罕空法率其族五百人迎拜道左宗宣勑諭之罕空法叩首曰孟密故木邦地乞仍隸木邦宗叱之曰木邦本麓

川地汝祖刀干孟奪而有之朝廷撫而不責爾子孫世守其土不欲窮遠畧故也曩罕弄之擅孟密亦效尤爾祖耳孟密雖木邦域內乃爾祖割以畀之非以兵奪孟木等寨又總戎以賞曩罕弄者汝何有焉若欲復故地則汝木邦當歸麓川豈獨孟密耶羣酋皆拜曰都堂之言是也奴等不敢復爭明日進次戛勒曩罕弄等出次孟恰遣人請命云南牙山險惡恐仇人掩襲不敢過第遣其婦及頭目來宗曰茲事重大非其婦所能了吾當躬往諭之土人皆謂南牙道險惡轎馬莫能度又夷鬼能殺人不宜往宗曰君命也遑恤其他乃從五十餘騎登大南牙山山高萬仞亂石崎嶔內倚懸崖外臨峻岅攝衣橫爬而過至山麓曩罕弄率夷兵象馬萬餘來迎伏謁道左大酋頓首曰奴等今日見都堂老者得好死幼者得長大矣宗具冠服設香案宣勑諭申之曰罕穵法思六侵奪汝地固非義矣汝等不請命於朝擅相攻擊亦惡得無罪天子念汝輩不知禮義之教不足責命我來赦汝舊愆歸汝故地汝其各守疆域以供職貢毋相侵掠以干天誅曩罕弄伏地曰奴等自分死矣天皇帝遣都堂來是猶久病者之獲靈丹枯蘖逢春而再華也

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宗徐令頒賞夜宿營中夷兵護
衛甚謹次日整兵還曩罕弄與其衆再拜而辭望塵
仰天祝曰天皇帝萬歲都堂千歲其下和之歡聲動
地宗歸次南甸諸酋各率屬來謁遂移檄木邦孟養
令各以所侵村寨歸孟密且戒以各守土毋越境啟
釁即其地設孟密安撫司以曩罕弄之子思柄爲安
撫隸於雲南布政司羣夷遂相輯睦奏聞詔陞左副
都御史加俸一級事甫竣巡撫吳誠卒朝議以宗威
信素著留撫雲南成化二十二年召還陞刑部右侍
郎明年轉左又明年晉南京工部尚書先是序班蘇

銓奉命召宗從宗於南還朝與得守金齒求於宗宗
卻之懷恨謗宗嘗入夷賂 上命覈之無驗宗因請
致仕弘治三年卒於家
何喬新曰誠能動物理必然也三夷構兵已垂三
紀孰不謂非用兵不可公往返不毛之地責之以
義諭之以理不啻家人父子之相告語非所謂誠
耶故覿面相親鼓舞效順傳曰言忠信行篤敬蠻
貊之邦行矣公其有焉
李傑曰公之芳名在朝廷遺愛在藩郡勞效在邊
隅方西南夷不靖而踰越險阻蒙犯瘴癘深入不

毛之地上宣德意下順夷情不血一刃而窮荒帖然其功偉矣

童時明曰余讀宦游錄而知公之政業又讀撫夷集而知公之勞勩也然而撫夷之事重且有關於國是故特論著之木邦孟密私忿構爭雖兵連不解實未嘗逆命萬一過聽守鎮諸臣之計豈惟師之不直其啟釁滋亂寧有已哉乃公惟以撫綏爲要畧非老成持重者孰能之回視景泰之末調師二十萬使勝士膏於原野果誰爲得也昔武侯以長擒之威竟不能格孟獲別爲更置慮誠深遠安撫之設正與之合而猶不免於物議陽呼增茲多口蓋從古然矣

白尚書列傳

刑部尚書白昂字廷儀武進人進士任禮科給事中因災異上謹命令以全大信六事歷左右給事都給事皆有建明陞左僉都御史協理內臺尋操江治河有功入司風紀轉刑部尚書有平恕老成之譽致仕卒謚康敏子圻亦以進士官至副都御史世守清白又南京兵部尚書張鎣華亭人進士拜監察御史屢勤奏疏聲震一時歷任藩臬寺監綽有稱譽參贊機

務留都肅然更事三朝凡所設施皆有成績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懿又工部尚書徐貫字原一淳安人進士由部曹歷任副都治水蘇松克底厥績卒謚康懿

童時明曰白公著聲總刑張公茂績舊京而徐司空水利之效江南至今遵守永賴焉國家有任事之臣此其克堪負荷矣

楊都御史傳

都察院僉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直言動磊落好善疾惡與人不苟合初選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桎梏死者繼宗巡視蘇活人無算居久之會廷議推擇郡守王翺時掌銓部薦繼宗明亮公廉可當大郡陞知浙江嘉興府繼宗攜一老蒼頭書一筐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閔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諸奸豪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爲調劑興革恩威並施吏民畏悅甘如時雨而肅若秋霜也當是時鎮守內臣往來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內臣更索金帛繼宗曰諸出牒取庫金云與大監市布絹入饋曰布絹金錢在此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誅鋤奸豪束手斂跡當道亦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

扶携不忍捨去爲立生祠祀之陞浙江按察使曩在嘉興業已著聲兩浙今且掌憲負墨吏重足而立有望風走遁者紀綱整肅法度森然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未幾内艱聞訃即行一篋自隨惟衣數襲大明律書數冊而已制終起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咸畹庄田占民者悉奪還民一時權貴斂跡成化二十一年上疏論時事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薛應旂曰楊公好惡率眞人憚其嚴而忠孝大節言論丰采世皆慕之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童時明曰余幼聞之人楊公兒時讀書山中有鬼物白晝迷人公適至被迷者耳群魔相率驚愕謂眞御史來且走匿其人遂甦此其事近妄不可信然理有之正直無私天地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鄧都御史傳

左都御史鄧廷瓚巴陵人也景泰五年進士除知淳安縣事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薦之陞太僕寺丞尋陞知梧州

府會毋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貳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弘治初超陞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乃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生擒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襍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八年陞左都御史督提兩廣軍務兼巡撫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高官者總督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大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民毋徒濫費群蠻以刼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建言廣東瀧水爲賊巢穴宜卽其地設千戶所守禦仍宜

給隙地屯種爲久住計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遂爲永久利廷瓚于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兩廣人尸祝之十三年卒于官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童時明曰鄧襄敏之涖吾淳也在景順間去永陵之季蓋百有餘年矣余聞之故老稱父母者獨首鄧公云逮海忠介而後能繼起也令之得民若是難哉夷考其政則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耳乃其建節開府輙又卓犖有爲斯眞隨試隨效者耶

何尚書傳

刑部尚書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父文淵進士起家宣德間知温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去後祠祀之至今有却金館歷官吏部尚書景泰中易儲草詔天順初自經卒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景泰五年成進士選授南京禮部主事誓不營私

不阿權貴轉刑部郎中持法嚴明莫可撓奪陞福建副使擒豪强捕海盜減礦課罷牛租控險設縣表飭儒賢政績高偉不屑瑣簿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悉鐫臬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湖廣布政使會水災均賑平徭列九等授役喬新志存經濟留心世務同年友彭華者內閣彭時之弟爲翰林學士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晉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足信徐而察焉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平居之時既狥利以進身臨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萬無是理矣愚謂用人者當崇奬恬退抑遠奔競期振名教于風頹俗靡之際夫人固難知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狥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

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尊兄少保先生寔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華不能用彭韶爲廣東布政以抑中官忤旨調貴州事載韶傳喬新與書曰閣下轉調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爲好名僕竊以爲不然君子爲所當爲初非爲名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遂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于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爲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又不有知我者耶不可因此自阻也韶劉珝極言京軍不可數遣珝善之而不能用成化十七年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旱饑出粟三十萬賑之虜自河曲入塞亟設伏以俟虜敗去嚴軍民出關貿易之禁虜遂不得鄉導邊境寂然召入刑部侍郎未幾虜寇大同勅巡邊聲言搗虜虜宵遁山西又饑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淮鹽銀及鬻僧道牒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活人無算

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寵庶子友欲奪適諸小酋不從輝亟立友爲安寧宣撫喬新廉得其情亟革友宣撫削官銷印播州遂安　孝宗即位喬新久爲人望所屬內閣劉吉萬安不欲其在朝轉南京刑部尚書雖陞之寔遠之也大監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尋召入刑部在部三年持法公平刑正問刑條例羣小滋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蹴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喬新受親故餽遺劉吉素銜喬新從中力主下喬新錦衣獄鞫訊無驗喬新遂乞致仕歸魯亦外謫喬新家居十年卒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童時明曰何椒丘先生剛介寡與平生惟與彭韶丘濬爲相知自幼好學手不釋卷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旣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寔可配乎丘濬是宜列之理學者第其功業表著可爲卿貳法程故次之于此

彭尚書傳

刑部尚書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劾都御史張岐俾進乞召王竑李秉彝盛等忤旨下詔獄科道論救得釋尋陞郎中司隸輦轂

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韶屹然持正不吐不茹外戚周彧冒賜額奪民田勅韶即按頃畝韶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于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于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眞定地土言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有間二歲而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于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眞定所屬武强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强縣踏勘得無糧

地五百一頃三千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英
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
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
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
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千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
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
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
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
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
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取
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于前我
祖宗許開種于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
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
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
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今若一畝
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
其于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
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
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
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

之利哉況聖朝下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給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亩乞特閣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亩丈量合當有罪疏入遠下

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當是時何喬新同官刑曹皆有經術且練吏事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奏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騷擾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且言自古明王不寶異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滋大又因市舶太監韋春請以均徭餘賢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之需奏乞停罷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廩少有儲蓄人民衣食

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造興作之費富强反有不足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國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好馳騁矣初民用省約今閭閻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恤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啟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詔減其半未幾應詔陳言條漸不克終四事一謂內臣貢獻賞賜過多二謂內臣日增作奸犯科三謂航海進貢科擾小民四謂師保並兼領他職居亡何太監梁方弟海錦衣鎮撫在鄉私採禽鳥進貢詔奏梁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力役小民雷廉騷動百方橫索所過蕭條內臣見疏大怒欲肆中傷以向陳不克終事爲謗訕短之于上不聽止調貴州廣東父老皆泣涕如去父母頃之吏部尚書尹旻薦詔有大臣器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簡明法禁吏不敢犯召爲大理卿命甫下適因星變上政治終始疏畧曰夫更新曰始成

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于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爲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爲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于聖明者不止于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于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于此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

于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
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輙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有未
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
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
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于後實
萬世無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
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
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
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匪不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
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

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
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
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
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
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
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
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
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
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愼至矣至于近年
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

監衙門多以富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而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有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焉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于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時韶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至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弘治初進士鄒智疏稱韶學術純正可決大疑遂召爲刑部侍郎時智劾內閣劉吉會湯鼐言事下獄吉諷問官連坐智欲處以死韶辭疾不爲判案得從輕謫明年巡視浙江劾罷不職守臣又奉勅整理鹽法繪鹽場景物及竈丁艱辛之狀爲八圖以進復言六事一正官攢報完鹽課而串謀受賄虧欠者之罪一乞查水鄉竈丁如浙西例每引減銀一錢五分其常股鹽課每引

折銀三分一立預備倉收贖鹽法罪米穀以備賑濟一寬卹總摧繁雜派辦一清查竈丁詭寄丁糧影占差役等弊一老引客商病故計年限外鹽多者加五年少者加三年令代支之人依限書完否者治罪未盡鹽引沒官戶部覆議著爲令于是鹽政疏通尋召入爲吏部侍郎弘治三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詔上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愼官爵四事其論近侍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實遮掩誰能詰之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色[illegible]

勢移人望風震慴于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請午朝言臣獲侍午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事是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要務如錢糧囚犯之類許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達于聖聰而群臣邪正亦因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群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之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巡撫秦紘發其贓罪景有挾欲破法且擠紘詔論抵法追贓巨萬景復求援于后父張巒內降減其贓詔抗執不從六年以亢旱求直言時

繼卒葬事費鉅萬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墳塋工程又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及戚畹多不悅內閣徐溥亦與韶不協乃引疾乞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自筮仕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奏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如葉盛等謚斯爲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捨大錄細不副其平生之行不足以服中外心請乞改謚不報

鄭曉曰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欲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歉然不啻寒士義色昌詞人不可奪

童時明曰城狐社鼠自古爲患人臣明知其非而能抗言之者有幾彭公專一排擊扁言其害刺刺不少置斯其人豈所謂不爲威惕者耶

戴左都傳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進士成化初拜監察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諸生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人情帖服其最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鏊竟以文章名冠本朝位台輔有傳三年陞陝西提學副使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親至約束嚴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都時轉浙江按察使晉福建

布政使所至有聲弘治初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營窟流聚爲盜珊令自首許改圖自新且勤操練製爲營陣法諸豪畏而懷之盜頓息又合湖陝兵逐蜀盜野王剛等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訊荆晉兩王府獄庭中稱平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益自檢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　上親鞫大獄珊從容應對時有開釋　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刺引疾求退優詔慰諭命醫賜食珊私懇劉大夏求歸大夏爲言於　上上曰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語珊泣曰君恩深厚臣不得遲家矣既而　上召珊及大夏面議政事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之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多閉門不與人接見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賂賄進乎以故賜卿旌慶也十八年卒於官　上悼惜久之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鄭曉曰戴公德性和粹且耿耿不苟合而洞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

童時明曰戴恭簡功名最著於學政而晚年得君遂蜚聲臺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主上家人父子

一言實致之君之賢推誠任人也信哉

張尚書傳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成化初改四川按察僉事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六年調浙江提督學校例糊名校士悅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歷陞按察使入覲時大監尚銘坐東廠緝事多被其誣累外官畏之群趨進贄儀悅獨不往銘銜之伺悅動靜欲媒孽其短卒不能得逾年銘敗悅名益重遂陞都御史歷工部右侍郎弘治初改禮部侍郎二年爲吏部右侍郎時因亢旱求直言悅條陳弭患五事言遵舊章恤小民崇節儉裁冗食禁濫罰并修德圖治二疏在部兩攝選事聲稱翕然弘治六年遷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事九年進南京吏部尚書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二年加太子少保尋致仕家居三年卒悅生平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無公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會讀書不會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會讀書

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吏部尚書王恕去任難其繼者衆望咸屬悅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悅直視不答其人慚而退性素清約自筮仕至重任始終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不營產業惟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胡宗洵曰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淸往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掛低掣落冠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後酒標須要掛得高些徑遣出仍命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于天性不假修習者

童時明曰自奔競風熾而士習之壞久矣張莊簡其植節者乎濡足權曰廉耻道喪世有假閹宦以進身者視此寧無靦顏哉

張左都傳

左都御史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木爲妖時年方七歲即麾群小兒盡斬去鄉人異之入翰林爲庶吉士辭出爲兵部主

事歷員外郎中方毅坦直爲時倚重成化十一年陞
浙江布政司參議景寧有礦盜衆議用兵敷華力主
撫安執十二人置諸法餘悉解散弘治初進湖廣左
布政歲大祲給米散粥藥病掩胔高值來商卑詞告
糴亟修學宮資其傭直以業饑者全活甚衆三年陞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起復復撫山西奏增解池
塩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敷華請太原比可
車行者悉致米民甚德之八年改撫陝西妖僧據山
爲逆朝議用兵本兵馬文升力阻之曰張都堂在必
能了此何煩兵爲敷華果授筭山中父老縛妖僧伏
誅報至舉朝驚異咸謂馬公知人而伏敷華神筭也
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加右都御史總漕兼
巡撫江北盡黜諸武臣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
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
負益積敷華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
政體請悉刷之自是遂不爲例築高郵湖堤灌殺水
勢又築堤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翰林俊章懋稱
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掌憲首請嚴禁
奔競貪酷以清吏弊　上知其名與劉大夏文升並
稱名卿正德初劉瑾矯詔勒致仕卒謚簡肅

鄭曉曰張公義利介然問學文章貢飾吏治

童時明曰本朝得人弘治爲盛而辭官翰林者張簡肅與劉忠宣二百年間才兩人耳其脫然勢利留心經濟之懷司馬君實後僅見者哉

黃侍郎傳

工部右侍郎黃孔昭字世顯浙江黃巖人天順四年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官在吏部以人才爲念嘗曰積穀於豐年乃可以濟饑儲才於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得知是蔽賢也以故客至未嘗不見延訪人才殆無虛日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材或緣勢家干請輒溫言以却之鄉人餽遺未嘗受人尺帛尋陞騰黃參政　敬皇初進工部右侍郎弘治三年薦舉異材樊瑩章懋下所司知之三原王恕屢薦孔昭可大用明年卒於官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於人

童時明曰史稱黃公與張元禎謝鐸同志鐸嘗曰予與世顯交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知言也司文選者可以法矣

屠尚書傳

吏部尚書屠滽字朝宗鄞縣人進士試監察御史時
王鉞掌院事大罷任之瓦所論列參駁皆自滽手往
湖廣盤糧民稱利便已巡按四川綽著能聲王越薦
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復陞副都御史進右都以李
孜省黨媒孽改南京弘治改元奉勅總督兩廣軍務
柳州諸處舊皆蒼戍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滽爲
區處分戍多所全活入掌南京院事風采赫然尋陞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災異疊見歷疏時弊二十
事　上悉允行九年轉吏部尚書進退黜陟一無所
私而以愛恤人才爲重每注選至煙瘴地多濡筆不
下必擇宜其風土者爲之因奏聞著爲令尤痛抑僥
倖或造請者必置之遠地時多內降官滽因論奏謂
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者積數
十年不得官白身之人奔競乞憐或綠技藝蒙幸如
拾芥不可以爲訓由是內降稍減言官有欲開納馬
之例者滽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不
用而開是例萬一聞於北虜將謂中國空竭且生戎
心議遂格清寧宮新成詔許省僧入宮慶讚滽率大
臣再疏諫止言甚剴切給事中魏珏等因事下獄又
率衆極諫出之周文端公經將謝政滽疏稱其剛方

有爲不宜輕遂其夫及召問執對愈堅至拂 上意
不避欽天監奏彗星見濤會九卿條陳十餘事曰早
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
申禁例修武備壯軍威恤官軍恤邊民停改造惜供
應黜異端警驕惰防詐僞皆切時弊已而乞終養歸
適丁外艱居於家 武宗即位馳勑召起之仍以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逆瑾專權方
嫉言官屢因言事欲起大獄濤曰此濤寔主之御史
稟承而已又大起羅織之獄欲於律外比擬滋重濤
執不應瑾又鉤摘劉大夏欲置之死濤爲申庇卒得
赦論有御史巡按雲南瑾誣以枉道濤力白其非瑾
累撓濤濤亦數忤於瑾疏乞辭任而歸卒蒙襄惠
童時明曰屠公生平慷慨自許恒以廣言路惜人
才爲已任立朝論事皆得機要嘗自謂手持此筆
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其
存心大都如此而不阿近倖完名高致忠厚正直
兩得之矣

昭代明良錄卷之十一